

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

人物传记

第十二辑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合编
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

中华书局

中华民国史资料人稿

人物传记

第十二辑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中华民国史研究室
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
合编

(征求意见稿)

中华书局

1981年11月

1027-06
49
5-12

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
人物传记

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

人物传记

第十二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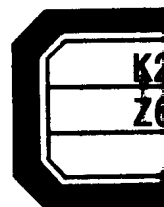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合编
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 所

中华书局排印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

1981年11月印刷 定价：0.69元



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

- 一、编印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》的目的在于组织协作，征求意见，反映工作进展情况。
- 二、《丛稿》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。
- 三、《丛稿》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，供历史教学、研究工作参考。每辑字数不定。
- 四、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，一般都先在《丛稿》登载，广泛征求意见，然后改为定稿。但《丛稿》登载过的稿件，将来《中华民国史》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。
- 五、欢迎投稿，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。
- 六、欢迎对《丛稿》提出批评意见。
- 七、译稿如引用，请核对原文。

目 录

方声洞.....	范启龙 (1)
林觉民.....	范启龙 (5)
马宗汉.....	史月廷 (9)
吕公望.....	魏 桥 (13)
陈楚楠.....	陈 民 (18)
徐宗汉.....	郭 烙 (22)
郑螺生.....	陈 民 (26)
邱菽园.....	陈 民 (28)
侯西反.....	陈 民 (30)
萨镇冰.....	陈贞寿 (32)
方声涛.....	陈孝华 (41)
朱家骅.....	林 泽 (46)
蒋鼎文.....	余 涉 (50)
罗家伦.....	宗志文 (55)
李厚基.....	李锡贵 (60)
郑孝胥.....	陈贞寿 (66)
金润庠.....	顾振仪 来可泓 (72)
庞元济.....	王铁生 (77)
都锦生.....	徐和雍 (80)

费 巩		玉 如 正 棠	(83)
蔡楚生		张 洁	(88)
林可胜		陈 民	(94)
洪式间		叶炳南	(96)
潘天寿		刘 江	(100)
江加走		周海宇	(105)

方 声 洞

方声洞，字子明，福建侯官（今福州市）人，生于1886年（清光绪十二年）。他的父亲方家湜（字芷亭），是位经营运输货栈的商人，在汉口设有转运公司。由于他经常往来于京汉、粤汉路沿线各地，眼见清政府对内腐败无能、对外丧权辱国而十分不满。他的开明思想对子女的影响颇深，他把自己的子女甚至媳妇都先后送进“洋学堂”读书，后来还陆续送去日本留学，他（她）们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。①

方声洞幼年时在福州念私塾，随后到汉口进新制学堂。他从小受家庭和学校的影响，对现实不满的思想不断发展。1902年，他东渡日本留学，进东京成城学校学习。次年，沙俄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时期趁机出兵东三省后，妄图霸占我国东北，不肯按照协议撤军。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们非常愤慨，召开了“拒俄”大会，方声洞积极参加并参与发起组织“拒俄义勇队”（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）。到会的五百余人中，当场就有二百名踊跃报名参加。他的哥哥方声涛当时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，邀了同学兰天蔚自愿来教军训，向大家传授军事知识。

1904年，日本和沙俄为了抢占我东北领土，在我国境内爆发了日俄战争。方声洞异常悲愤，逢人就大谈国事，认为不彻底推翻腐朽的清朝专制统治，建立民主共和国，国人便没有安枕的日子。1905年8月，孙中山在东京建立同盟会，他和哥哥方声涛、姊姊方君瑛、两位嫂嫂曾醒、郑孟勤②都第一批参加，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，成为一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勇敢战士。

不久，方声洞因母亲去世而回福建。他想到革命一定要从军队中发动才能成功，打算进武备学堂学习，但又耽心孤立无援，消息隔阂，因而郁郁不乐。接着，他想起可以先作些开通风气的工作，便把家中所藏各种新旧书籍统统拿了出来，创办一间书报阅览室，任人阅读。他希望民主革命的思潮能普及到群众当中去，以达到建立民国的目的。

1906年，方声洞再到日本，拟入成城学校继续学习军事。但清政府耽心革

命党人活动，禁止自费留学生学习陆军，成城学校已经改为普通中学了。他大失所望，但感到革命的志向不能变更，只要学会一种专长，对国家总会有所贡献，便考入千叶医学校。他不论寒暑，勤奋好学。

1907年暑假，方声洞至汉口探亲，与王颖订婚，次年暑假结婚。婚后十天，偕王颖东渡，同在千叶医学校学医。他介绍王颖也参加同盟会，并经常将国内政局和世界形势以及革命救国的道理讲给她听。他们的小家庭十分幸福美满。1910年春，生下了儿子贤旭，方声洞对他非常珍爱。尽管如此，他却总是对王颖流露出一种歉然的心情，往往无缘无故地说出“真对不起你”这样的话来，原来他早已抱定献身革命的决心，随时准备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③。

方声洞一面在千叶学医，用功甚勤，对病理学的钻研尤其专精；一面秘密从事革命的宣传组织活动，同时担任了中国留学生总代表、同乡会议事部长、同盟会福建支部部长等职务。他常常托词向学校请假，回国联络党人，秘密运送军火，往返奔波，非常辛劳。

1911年春天，同盟会准备在广州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。闽省旅日同盟会员最初决定由林文等人去广州参加起义，林觉民等人回福建准备响应，留下方声洞在日本接替林文的工作。他惊奇地说：“难道你们不同意让我一同参加起义吗？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，但已学医几年，相信有些心得，起义发动后，不能够没有军医。何况我早已立志献身革命，现在有这样好的机会，怎么可以不让我参加呢？如果事败不成，你们都为国牺牲，我还能单独活下去吗？所以，把我留下来没有什么好处。”大家反复向他说明：“你千万不要误会，因为大家若同归于尽，不考虑后继的人，会对革命不利。如果这次起义不能成功，让敌人一网打尽，将来再举义旗，卷土重来，各省的豪杰云集响应，唯独福建缺乏火种，没有动静，这怎么能行呢？现在留你下来，正由于你可以担起这个重任，才不能轻易出马啊！”方声洞悻悻然与大家挥泪而别④。

方声洞即将于这年7月毕业。由于香港传来准备起义的消息越来越多，他便放弃功课，日夜为广州起义的筹备事宜操劳。他写信给朋友们说：警电纷来，中国将亡在旦夕，唯一的希望是寄托于党人的这次行动。如果不幸失败，精锐丧尽，元气大伤，同盟会必将好久无法振作，中国将因此而亡国。所以，

这次行动不但关系到同盟会的盛衰，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存亡，我怎么能忍受沦为奴隶的奴隶啊！恳求同志们同意自己前往参加。

3月中旬，方声洞接到国内党人来电，便立即去东京。第二天回来对王颖说，起义即将发动，因军火不足，须马上密运一批回国接济。并且很有信心地说，两周以内一定回来。他在临行的前夜，预先写好了十几封家信，嘱咐王颖在他走后陆续填上日期寄回，以使家中安心，免生疑虑。行前，方声洞向学校办了请假手续，并辞去同乡会议事部长等职务，于3月31日离开日本。告别时，他微笑着对好友郑烈说：“昔年秘密开会，追悼吴樾、徐锡麟诸烈士时，君所撰祭文有句云：‘呜呼！壮志未酬，公等衔哀于泉下；国仇必报，我辈继起于方来。’今所谓方来者成为现在矣，宁不快哉！”⑤抵达香港，见同志甚多，非常高兴。他听说自己的亲戚魏某在广东负责船政，便主动前往面访，假托在广东兴办医院，要借他的小艇运载药品，打算秘密运送军械，以免沿途发生麻烦。魏某起初答允，后来又加以拒绝。革命党人知道后，非常气愤，都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起义成功，一定要杀掉这个坏蛋，方解心头之恨。”

4月25日晚上，方声洞在香港写绝命书给侄儿和生，希望他继续担起“无穷之责任”，“盖上须为祖国尽力及善事祖父大人，下须教导诸弟妹，以尽为长兄之责。”第二天清晨到达广州后，又匆匆留书给王颖和父亲，说明“来港时，已决志捐躯于沙场，为祖国报仇，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，以尽国民之责任”。表示“男儿在世，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，使同胞享幸福，奋斗而死，亦大乐也。”⑥

27日（即农历三月二十九日）下午五点半钟，举义的螺角呜呜齐鸣，方声洞荷枪实弹直前，便振臂高呼，敌众溃乱，扑攻督署，遍搜总督张鸣岐不见，知道他已经逃匿。他马上和黄兴等十多人离开督署，出大南门，打算和防营接应，转攻督练公所。黄兴与方声洞走在最前面，至双门底遇见起义的防营数百人，但是，他们没有臂缠预先相约的白布符号，而且举枪相向。方声洞误以为敌人，即开枪射击，立即击毙一个哨官；又怒目奋战，陆续打死十余人。在互相射击中，方声洞中弹仆地，血流遍体，壮烈牺牲，年仅二十六岁。后与起义

烈士共七十二人合葬于黄花岗。

(福建师范大学 范启龙)

注:

①据方声洞之子方贤旭1981年6月13日来信;并据方声洞之继母访问记录。

②据方声洞继母的口述,方声洞共有四个兄弟,七个姊妹。曾醒是 大哥方声濂 的夫人,郑孟勤是二哥方声涛的夫人,方声洞居三,他的弟弟方声钟现在美国。

③王颖:《忆声洞》。见《辛亥革命回忆录》第一集,中华书局1961年10月出版。

④⑤郑烈(天啸生):《方声洞传》。见邹鲁编: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》。

⑥据方声洞烈士遗墨影印照片。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。

其他参考资料:

①邹鲁编:《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》第十章“传记”。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三版。¹

②郑贞文撰:《闽贤事略初稿》,“烈士方声洞事略”。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,第212至213页。

③陈遵统等编:《福建编年史》第十辑(油印本)。藏于福建省图书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。

林 觉 民

林觉民，字意洞，号抖飞，又号天外生，福建闽县（今福州市）人。生于1887年（清光绪十三年）。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著名的一个。

林觉民的生父林孝颀，字玉珩，但林觉民从小就过继给叔父林孝颖（字可山）为子^①。嗣父林孝颖是当时福建有名的学者，以诗赋出名。林觉民刚出生时体弱多病，几乎夭折。八岁时，母亲病逝，从此，吃睡都和嗣父在一起，跟随嗣父学习语文。他生性聪明，读书过目不忘。

1902年，林觉民考入福州新创办的全闽大学堂（同年冬改为全闽高等学堂）文科学习。那时，西方的新学说已传来中国，学生们都沉醉于自由平等的理想，他便自号为抖飞。学堂里闹过几次风潮，同学们都推举林觉民出来领导，因为他具有不畏强暴的个性。他善于言谈，同学们讨论问题时，往往觉得没有他在场就不热闹。校长也喜欢他，曾对他的嗣父说过：“是儿不凡，曷少宽假，以养其刚大浩然之气。”^②

林觉民对官立学堂的腐败很感不满，便和思想一致的朋友在城北创办一所私立小学，又在城南创设阅报所。其他如社会的公共福利，或者朋友们临时发生困难等等，他都尽力帮助。课后他常常和同学们一道议论时事，认为中国不走革命的道路就不可能自强，讲得慷慨激昂。因此，他的姓名早已为大家所熟悉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林觉民为革命而献身的志愿，越来越坚决。

1905年林觉民十九岁时，遵从嗣父的意见，同陈意映结婚，婚后夫妻的感情很好。第二年，生了一个男孩，他非常珍爱。他对妻子的爱情非常忠实，每年暑假都回家。他曾经对人说过：“吾妻性癖，好尚与余绝同，天真烂漫女子也！”^③他曾写过一篇名为《原爱》的文章，专论男女爱情的真理，读过此文的人都赞成称好。有位朋友写信对他说：“读大著《原爱》，理义公正，才情高绝，乃知文学家自有真也。”^④

1907年，林觉民在全闽高等学堂毕业以后，得到嗣父的同意，自费去日本留学。在日本一年，专门学习日语。当带去的钱用完以后，家里催他回国，当

时恰巧有个官费生丁某不慎掉在海里淹死了，他得以补上这个缺额，进庆应大学文科，攻读哲学；同时还学习英文、德文，不分昼夜，孜孜不倦地苦读。

当时，国内形势愈来愈险恶，清廷的腐败统治和外国侵略的凶讯不断传来，有些留日学生聚在一起，常常互相叹息流泪，唯有林觉民悲愤地说：中国已到危险关头，大丈夫只有一死报国，为什么要仿效古人那样相对哭泣呢？我们既然自认为是革命志士，就应该站起来仗义执剑，争取解决根本问题。这样，危如累卵的局面，或许可以得到挽救。凡是有血气的人，能够忍受和坐视第二次亡国的惨状吗？大家听了他的话后，都肃然起敬。他每次登台演讲，两眼炯炯有神，吸引着每一个听讲者，愈讲愈有力量。因为他和陈与燊齐名，人们称呼他们为“陈林”；又因为他和林文及族弟林尹民共住一房，被人称为“三林”，按照年龄的顺序排列，他是中林。

林觉民的嗣父听说他在日本的要好朋友都是同盟会的成员，便写信劝他要注意。他早已参加了同盟会，却复信说：“大人所不安者，恐儿学非所用，将有杀身之祸。今习文科，文科主心理、伦理诸学，岂有学心理、伦理之人而得祸者？”^⑤他所以积极参加广州起义，正是本着民族心理的原理，要求解决根本问题。

1911年初春，林文收读黄兴、赵声自香港的来信，提到筹备广州起义的事大有希望。于是，留日福建学生马上开会研究，决定由林文去香港参与筹备广州起义事务，林觉民回福建准备响应。他们两人遂先离开日本回国，同船赴香港。黄兴看见林觉民来到，高兴地说：“意洞来，天赞我也！运筹帷幄，何可一日无君。”^⑥于是，决定取消他去福州响应的计划，集中一切力量搞好广州起义。

接着，按照林文的意见，林觉民回福建召集革命志士来广州参加起义。嗣父见他突然回家，惊异地追问是什么原因？他答复说，由于学校放樱花假，几位日本同学要我回国，带他们去参观江浙一带的风光。他停留十天，事情办妥后即返香港。于是，冯超骧、刘元栋、刘六符等人也先后来到香港。

4月23日夜晚，林觉民和林文、陈可钧、陈更新、冯超骧等人先入广州。第二天晚上，听说林尹民和郑烈已从日本到香港，他又邀陈更新同至香港作引

导。这一晚，陈更新、郑烈等入睡后，林觉民独自点灯，为家里人写绝命书，天快亮时才停笔。第二天早晨，他拿着所写的书信嘱托友人说：“我死，幸为转达。”便随同林尹民、郑烈重入广州。在船上，林觉民和郑烈睡在一块，他轻声地对郑说：“此举若败，死者必多，定能感动同胞。今日同胞，非不知革命为救国惟一之手段，不可一日缓，特畏首畏尾，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。今试以余论，家非有龙钟老父、庶母、幼弟、少妇、稚儿者耶？顾肯从容就死，心之摧割，肠之寸断，木石有知，亦当为我坠泪，况人耶！？推之诸君，家族情况，莫不类此。甚且身死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不免冻馁者亦有之。故谓吾辈死而同胞尚不醒者，吾决不信也。嗟呼！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，克复神州，重兴祖国，则吾辈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也，宁有憾哉！宁有憾哉！”⑦

林觉民抵广州后，因为26日还有同志从福建到来，需要带他们进入省城，所以，他于25日晚上再度赶到香港，直至27日早晨，才同陈与燊、陈更新、冯超骧等人率领全部福建志士入广州，和林文等在城内会合。

这次起义，原定于4月13日发动，分十路进攻，从香港集合“选锋”八百人进广州发难。但8日发生了革命志士温生才击毙清将军孚琦案，清军加强了防范措施。革命党人又因饷械没有及时运到，而被迫延期。4月25日，黄兴赶到广州，主持起义领导工作。由于清方搜捕极严，部分秘密机关已遭破坏，黄兴在准备尚未就绪，联系不够周密的情况下，临时决定于27日（即农历三月二十九日）发动，进攻计划由原定十路改为四路。

这天下午五点半，起义开始，林觉民随同黄兴往攻督署，举枪挥弹冲在前面，一直攻入署内。他找不着总督张鸣岐，知道中了敌人的奸计，便怒目奋击，所向披靡。后因巷战既久，受伤力尽被俘。当时报纸上刊登消息称抓获一个剪短发、穿西装的美少年，指的就是林觉民。

林觉民被李准等人提讯于水师提督衙门内。他本来普通话讲得很好，可是在座的多是广东人，怕他们听不懂，而当时广东人一般都会英语，他便讲英语，问他们是不是能够理解？他侃侃而谈，大讲世界形势和各国的时事，宣传革命思想。敌人虽然凶恶，也专心倾听，为之佩服和动容。林觉民起初坐在地上讲，这时敌人为他打开脚镣手铐，请他坐在椅上谈。接着，又送上笔墨纸张

让他书写，他走笔急挥，一口气写下了几千言。当他写到激烈的地方，便敞开上衣，用手捶胸，激动不已。每写满一张纸，李准马上郑重其事地取去，捧到张鸣岐面前，张鸣岐随看随读，并长声太息。他写完以后，又在堂上演讲。谈到时局险恶的地方，他咬牙切齿，捶胸顿脚，并且奉劝清朝官吏们洗心革面，为自己的祖国献身，革除清朝暴政，建立共和民国。他说，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将来富强，人民安乐，汉族团结。那么，我虽死也瞑目了。

林觉民被关押了几天，一勺一水都不肯入口。赴刑场的时候，他面不改色，泰然自若，从容就义，时年才二十五岁。后与广州起义死难烈士七十二人合葬于黄花岗。

不久，友人转寄了一封信到他的家里，就是他4月24日深夜所写的绝笔书：一张寄给父亲，只有简短的几句话：“儿死矣，惟累大人吃苦，弟妹缺衣食耳，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。”另一张寄给爱妻陈意映，写在一大块白色正方形手帕上，婉转一千多字，语句十分动人。他首先说：“吾作此书，泪珠和笔墨齐下，……忍悲为汝言之。”“语云，仁者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’。吾充吾爱汝之心，助天下人爱其所爱，所以敢先汝而死，不顾汝也。”接着，他以生动感人的笔触回忆历年夫妻间的恩爱生活，“吾与汝并肩携手，低低切切，何事不语，何情不诉！”虽然，眼前我们的小家庭是幸福的，但是，“第以今日事势观之，天灾可以死，盗贼可以死，瓜分之日可以死，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，吾辈处今日之中国，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！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，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，吾能之乎！抑汝能之乎！”最后他说：“汝幸而偶我，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！吾幸而得汝，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，卒不忍独善其身！”“吾今死无余憾，国事成不成，自有同志者在。依新已五岁，转眼成人，汝其善抚之，使之肖我。汝腹中之物，吾疑其女也，女必象汝，吾心甚慰；或又是男，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，则我死后，尚有二意洞在也，甚幸甚幸！”⑧陈意映得知噩耗，几次昏死过去。后来生了一个男孩，取名坤新⑨。

（福建师范大学 范启龙）

注：

①陈遵统等编：《福建编年史》第十辑（油印本）。藏于福建省图书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。

②、③、④、⑤、⑥、⑦郑烈（天啸生）：“林觉民传”。见邹鲁编：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》。

⑧林觉民给父亲和妻子的绝命书，原件由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，现根据福建省历史博物馆所藏复制品摘录。

⑨据福建省政协和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提供：林坤新数年前仍任福建龙海县粮食局长，现已退休，家居龙海。

其他参考资料：

①邹鲁编：《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》第十章“传记”。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三版。

②郑贞文编：《闽贤事略初稿》，“烈士林觉民事略”。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，第213至216页。

③蔡寄鸥遗著：《鄂州血史》第六章。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出版。

④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编：《福州地方志（简编）》第十四章，“林觉民传”。1979年8月铅印本（下册）。

马宗汉

马宗汉，乳名纯昌，字子畦^①，别号宗汉子，浙江余姚浒山马家路（现归慈溪县）人，生于1884年3月30日（清光绪十年三月初四）。父马云骧，曾入学，后在当地开米店。

马宗汉1899年起在余姚新创办的姚江达善学堂读书^②。个性宁静，喜爱诗词。听人诵读岳飞《满江红》词后，受到教育和启发，曾自誓说：“长大亦当如是”。其后阅读史传，尤多感慨。他在《己亥课程》中写了几首七言古绝，有不少激昂慷慨的词句。有一首写道：“世上英雄原不亏，雄才亦许常人为；如吾夙负平生志，当使声名千古垂。”^③在达善学堂，马宗汉结识了几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少年，纵谈国事，以推翻满清统治为己任。平时，他除学习国文课外，又学习英文，能阅览英文书报，从中了解国际形势。从达善学堂毕业后，于1903年进入浙江高等学堂学习，并听从父亲意见，于甲辰科（1904年）入学。科业本非他的素愿，不久就回到家乡，先后在润德学堂和三山学堂任教，经常以“亡国之痛，异族之祸”作教材，学生们为之悲愤不已。他又从外地买了不少宣传革命的书刊，在乡里散发，以激励民志。

1905年秋，马宗汉与陈伯平相识，旋即参加了光复会^④。同年冬，他随陈伯平去日本。在船中，经陈伯平介绍，认识了徐锡麟。到日本后，马宗汉入东京早稻田大学预备科。在此期间，进一步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，毅然剪去辫子，暗中寻求革命志士。

1906年3月，马宗汉同徐锡麟、陈伯平一起回国。归国途中，徐、陈、马三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，对今后的革命工作作了初步的设想^⑤。

马宗汉回国后，在家乡以教师职业为掩护，着力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^⑥。通过徐锡麟的介绍，马宗汉又认识了秋瑾。从此，他和秋瑾经常磋商革命事宜并互相勉励^⑦。

马宗汉在家乡时，光复会一同志曾写信给他，劝他再去日本。马谢绝了这个劝说，认为革命的“实行必须（在）内地，他国究非用武之地，不过暂时寄迹、预备学问而已”。他在回信中明确表示，对于革命，“我辈宗旨已定，自

然坚持到底，死而后已，不以他人而怀贰也”⑧。

当时，清政府下诏实行预备立宪，企图用欺骗手段缓和蓬勃兴起的革命风潮。马宗汉著文揭露清政府的阴谋，还经常同社会上层分子辩论。对于那班无识之徒，他深感厌恶并为之叹息。

1906年12月，徐锡麟以道员出任安徽武备学堂会办，获得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。徐锡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，秘密进行革命活动，与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的秋瑾遥相呼应，并相约皖浙同时起事。陈伯平几次往来于皖浙之间，为之联络。起义计划制定以后，徐锡麟写信要马宗汉去安庆，马因祖父去世未久和路费不及筹措等原因，一时难以起程。

1907年春，徐锡麟又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任巡警学堂会办，后又任陆军小学监督。他再次要马宗汉去安庆。5月18日，马宗汉决心借赴上海参加浙江铁路公司股东会之机会前往安庆。临走前，他给家乡诸挚友写了绝命书，并对妻子说：“吾此行无论事成与否，必难生还，然求仁得仁，固吾素志，无庸为我悲也。二子其善视之，异日成人，嘱其无忘乃父之志。”⑨表示了坚强的革命牺牲精神。他经上海，同陈伯平于6月13日到达安庆，住在徐锡麟寓所，紧张地投入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。6月22日，马宗汉和陈伯平奉徐锡麟之命又去上海，购买手枪与印字机等物；同时约秋瑾在上海会晤，互通消息。

徐锡麟、陈伯平和马宗汉等原定7月8日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，请安徽巡抚以下大员莅校观礼，以便一网打尽，然后直下南京，大举起事。为此，他们通知外地会党前来支援。不料恩铭命将典礼提前两天举行，致使外地会党无法及时赶到。

7月5日，陈伯平和马宗汉从上海购运手枪等物回到安庆。徐锡麟马上同他们密商，决定提前于次日起事，先刺恩铭；派人守住校门，断绝政府官员退路，以尽诛诸大员；然后率领巡警学堂毕业生占领军械所、电报局、制造局及督练公所等，争取起义的成功。他们估计，军队中忠诚之士不少，举事后必然会起来响应。

7月6日一早，陈伯平和马宗汉从徐寓径赴巡警学堂。上午八时许，恩铭及文武官员到警校礼堂就座，随员排列两旁。徐锡麟率领教习等站立阶前，陈伯平和马宗汉立于堂侧。徐锡麟抢步上前行举手礼，随呈学生名册于案上，大